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43

汉 剧

三烹闹受漆擒童闹烧双何黄送错度黄汉张绑	请樊蒯都禅匠黑女昆下富逼银中牡金阳良四	梨嫁斩算	花徽堂台女氏蛇阳窑山命官灯错丹浩院信将
---------------------	---------------------	------	---------------------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编印者的说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三请樊梨花	武汉汉剧院藏本 (1)
烹荆轲	武汉汉剧院藏本 (32)
闹都堂	武汉汉剧院藏本 (60)
受禅台	武汉汉剧院藏本 (74)
漆匠嫁女	武汉汉剧院藏本 (102)
擒黑氏	武汉汉剧院藏本 (128)
童女斩蛇	武汉汉剧院藏本 (144)
闹昆阳	武汉汉剧院藏本 (180)
烧窑	武汉汉剧院藏本 (203)
✓双下山	武汉汉剧院藏本 (210)
何德富算命	沙市汉剧团录本 (225)
黄逼宫	武汉汉剧院藏本 (235)
送银灯	武汉汉剧院藏本 (244)
错中错	武汉汉剧院藏本 (254)
度牡丹	武汉汉剧院藏本 (272)
黄金诰	武汉汉剧院藏本 (282)
✓汉阳院	黄新保述录 (292)
张良访信	武汉汉剧院藏本 (305)
绑四将	王子林演出本 (312)

三请樊梨花

武汉汉剧院藏本

剧情：薛丁山挂帅征战西凉入侵之敌，妻樊梨花随军出征。敌将段奇骁勇善战，梨花恐薛有失，劝薛坐镇大营，自告奋勇出阵。薛则负气亲自迎战，险被段奇击毙。梨花乘隙冲上，杀死段奇，救回丁山。满营将士争夸梨花武艺高强，薛却认为有损威严，借口梨花不遵将令上阵，休逐出营。梨花忍痛还山。适柳迎春偕薛金莲押粮经过，被误擒进寨，问明原委，坚请梨花返回唐营，产子薛猛。丁山心犹不服，又借口捉母事，无理取闹；梨花无奈，遗子唐营，重回山寨。敌将段奇之兄段宾，闻听梨花不在唐营，出兵报仇。丁山迎战，又受重伤，赖先锋薛东僚暗请梨花来助，重创段宾，救薛脱险。丁山在对敌战争中，一再意气用事，几招致祸国丧生之大难。幸得梨花忍辱负重，一心为国效力，战局乃得转危为安。东僚秉实劝告，丁山始感愧悔，相偕携子顶香，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上山请回梨花。柳迎春并奏请唐王，以樊梨花为大元帅，薛丁山为二路元帅，同守边陲。

人物：樊梨花（四旦）、薛丁山（七小）、薛东僚（五丑）、柳迎春（九夫）、薛金莲（八贴）、探子、采云、女兵、校尉、奸细、兵、卒、众将。

第一 场

〔四卒引薛丁山上。〕

薛丁山：（念）

西凉逞强横，大兴不义兵。

东僚去会阵，未卜吉与凶。

本帅、薛丁山。奉唐天子之命，抵御西凉贼寇。适才先行薛东僚出战段奇那贼，不知胜败如何？且听一报。

〔探子上。〕

探子：启禀元帅：薛将军回营。

薛丁山：快传他进帐。

探子：是。有请薛将军！（下）

〔薛东僚没精打采地上。〕

薛东僚：（念）

薛家螟蛉子，我名薛东僚。

身为先行官，武艺并不高。

见过元帅！

薛丁山：先行回营来了？

薛东僚：嗯！回来了。

薛丁山：胜败如何？

薛东僚：不分胜败，我是跑回来的。

薛丁山：掌嘴！

薛东僚：元帅息怒！有道是：胜败乃军家常事。请元帅商议对敌之策。

薛丁山：敌情如何？速速讲来！

薛东僚：是。（念）

贼将名段奇，身高八尺七。

西凉有名的，花枪数第一。

他枪非寻常，净重二百一。

轻轻只一挑，末将马失蹄。

自知命休矣，贼却笑嘻嘻。

叫道无名卒，段爷不杀你。

带信回营去，爷爷等着你。

薛丁山：叫你带什么信？

薛东僚：叫你家薛丁山那个娃娃出来会战；如若不来，就是怕了你家段爷爷。

薛丁山：掌嘴！

薛东僚：元帅又来了。他叫我带信，我才照直说的。元帅莫怪！

薛丁山：真乃无用之辈。吩咐带马！

薛东僚：元帅敢莫是去和那贼交战？

薛丁山：本帅怕他不成！

薛东僚：元帅！我看那贼花枪厉害，诡计多端，还是请夫人出来，共商对策的才是。

薛丁山：你量就本帅战那贼不过？

薛东僚：末将不敢。

薛丁山：令你暂掌帅印一时三刻，不得有误。

薛东僚：是。

薛丁山：马来！

〔马童带马介。〕

樊梨花：（内白）且慢！

〔樊梨花上。〕

樊梨花：元帅呀！（唱）

元帅切莫轻出阵，凡事须要三思行。

军中无帅众无主，万一有失怎对圣君？

薛丁山：夫人因何阻令？

樊梨花：元帅亲自出兵，须要三思，军中不可一日无帅。

薛丁山：已令薛东僚护印一时三刻。

樊梨花：元帅万一有失，如何是好？

薛丁山：夫人量就本帅敌不过那贼？

樊梨花：妾身不敢。元帅可容我进一言？

薛丁山：夫人请讲。

樊梨花：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元帅可知那贼的底细？

薛丁山：无名之辈，俺怕他不成？

樊梨花：元帅不可轻敌！想段奇那贼，乃是西凉一有名上将，善使一手七星花枪，诡计多端。妾身当年在山之时，曾与那贼会过阵来去，略识他的枪法。不如让妾身先会他一阵；如不胜，元帅再出马也还不迟。

〔探子上。〕

探子：启禀元帅：段贼挑战，说元帅不出战，是否怕了他的花枪？

薛丁山：好恼！速速顺马去者。（驱马下）

樊梨花：薛将军！可容我山头观阵一回？

薛东僚：末将陪夫人一起去。

〔二兵引樊梨花、薛东僚绕场至山头观战；段奇追薛丁山上，薛丁山中枪败下，段奇追下。〕

薛东僚：夫人！不好了。元帅中了那贼的花枪，看看就要落马。

樊梨花：将军不必惊慌，待我冲入阵去取那贼的狗命，搭救元帅回营。（持枪驱马冲下）

〔薛丁山负伤上，昏倒马下；段奇追上，正要下毒手。〕

樊梨花：（内白）段贼看枪！

〔樊梨花冲上，段奇惊，招架不住，兵扶薛丁山下。段奇与樊梨花交战，被樊梨花杀死。〕

薛东僚：哈哈！这才好了。我们夫人真有几下子。但不知元帅性命如何？赶快前去看来。

〔齐下。〕

第 二 场

〔薛丁山负伤昏迷，樊梨花在旁看护。起二更。〕

樊梨花：元帅，薛郎，咳！薛郎自那日中段贼一枪，昏睡三日，至今伤势虽有好转，尚未甦醒。好不忧闷人也！（唱）

叹薛郎昏沉沉睡梦不醒，
三昼夜奉汤药未敢离身。
但见他伤渐好喜之不胜，
又观他形消瘦好不伤心！
恨西凉不义师进犯国境，
恨段奇施诡计暗枪伤人。
贼虽死罪应得难解我恨，
恨不能与薛郎分担苦疼。
樊梨花求上苍把薛郎照应，
愿薛郎早日痊愈病魔离身。
闷恹恹只觉得浑身倦困，
且和衣在一旁略养精神。

〔樊梨花睡介，薛丁山甦醒，取衣为樊梨花覆盖。〕

薛丁山：（发现身上伤痕）这伤痕是哪里来的？（想）哦！是那日与段奇贼交战，不慎中了那贼一枪，那时只觉眼前一黑，不省人事，又如何回得营来？（看）莫非是她将我救回来的？丁山哪丁山，你怎么连个妇人也不如啊！

〔二兵上，饮酒，说话，薛丁山暗听介。〕

兵 乙：老头子！你老是这样灌，有一天被元帅知道了，小心你的脑袋，

兵 甲：这冷的天，半夜三更，巡营瞭哨，不喝几口，叫我老

头子怎、怎么顶得住？

兵 乙：你也不该灌得过多啊！

兵 甲：多、多个屁，连壶也没、没有半斤重呢！

兵 乙：看你这个样子，干脆去睡觉好了。

兵 甲：我跟你作伴也、也是好的。

兵 乙：难为你！元帅要是知道你喝得这个样儿，我这个脑袋也保不住了。

兵 甲：他、他在床上躺、躺了几天，被窝又暖和，哪、哪、哪里会晓得我们这、这个滋味？嗯！你说，我们元、元帅要、要不是夫人救、救他一命，还、还能活活到现在？夫、夫人的本领真、真比元帅强、强多了。

兵 乙：（小声）嘘！老头子，你真灌醉了。那边就是元帅大帐，你当真不要脑袋，你莫害我好不好？

兵 甲：胆、胆小鬼！我、我、我要是皇上，就、就要封樊梨花当元、元帅。

兵 乙：（怕出乱子）老头子！走，（拖介）到那边去看看。

〔二兵下。〕

薛丁山：（想追出又止）可恼！

樊梨花：（惊醒）元帅！你什么时候起来的？伤口刚好，还应养息的才是。

薛丁山：（气恼未息）本帅知道，又何劳你挂齿？

樊梨花：元帅因何着恼，莫非梨花身有过犯，还望元帅明示？

薛丁山：我且问你：军中无有将令，可否私自上阵？

樊梨花：军无将令，岂不成了乌合之众？

薛丁山：说得是。你私自上阵，系奉了何人将令？

樊梨花：这、这、这？倒也不曾。我不能任敌猖狂，见死不救。

薛丁山：好个见死不救！似你这样野性未改，不守将令，自作主张，你眼中哪里还有本帅？

樊梨花：眼中无有元帅，我焉能去救你？

薛丁山：开口救人，闭口救人，你少在本帅面前逞能！你私自上阵，无非是要在人前显示你比本帅高明，你玷辱本帅的威名，薛氏门中哪能容你、你这样野性，跋扈的妇人？休了！

樊梨花：（气极）呀！（唱）

他那里出恶言蛮不讲理，

中伤语好一似情天霹雳。

樊梨花我为他真情实意，

谁料想他对我如此加疑？

过往神应知我一片心意，

两江水难洗我满腹冤屈。

薛丁山他既然如此负义，

樊梨花我岂能求他怜惜？

叫采云顺了马同回山去，

我与他一刀两断各自东西。

采云与姑娘顺马！

〔采云带马上。〕

采云：姑娘！马已备好。你们吵的事，我都听见了。我们走，再莫到这个鬼地方来了呀！

〔齐下。〕

第三场

〔一雁中箭落地，采云与女兵追上。〕

采云：妹妹！那不是姑娘射中的大雁？

女 兵：（拾雁）我们姑娘箭法真准，说要射最中间的一只，就射中了最中间的一只。

采 云：妹妹！你知道我们姑娘为何要射最中间的一只雁？

女 兵：不知道。

采 云：你没有听见我们姑娘嘴里轻轻念着：雁儿呀雁儿，如若往后我能与薛郎有团聚之日，你就让我射中最中间的一只。

女 兵：怎么！我们姑娘还在记着那负心的薛丁山么？

采 云：哼！要是我，早把那姓薛的——

〔樊梨花暗上。〕

樊梨花：把姓薛的怎么样？

采 云：姑娘！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樊梨花：（严厉地）往后不许你们再说什么姓薛的长、姓薛的短。

采 云：是。

樊梨花：（接过雁儿）你们小心巡山，不许任何人擅闯山寨。

采 云：是。

〔樊梨花下。〕

女 兵：姐姐！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说姑娘到底是喜欢薛丁山，还是恨他呢？

采 云：我说她是又爱又恨。你看远远来了一队人马，你我要仔细盘查、盘查。

女 兵：他们越走越近了。

〔柳迎春、薛金莲押粮草上。〕

采 云：你们是什么人，敢随便闯我们的山寨呀？

薛金莲：哟！一座小小山寨，值得这样威风？告诉你说：我们是朝廷里派来到边关送粮草去的，干你们什么事！

柳迎春：金莲！不要跟他们争吵，我们赶路要紧。

采云：随便闯了我们的山寨，就这样罢了不成？

薛金莲：你们要怎样？

采云：要带你们去见我家姑娘。

薛金莲：胡说！朝廷命官，岂和山寇交往？招枪！

〔采云、女兵与薛金莲交锋，采云、女兵败下，薛金莲追下。〕

柳迎春：金莲！让她们去，不要追了。（下）

〔采云、女兵上。〕

采云：这丫头厉害，快撒下绊马索，捉活的。（撒绊马索）

〔薛金莲、柳迎春上，被绊马索绊倒，被擒住。〕

采云：走！见我们姑娘去。

柳迎春：这是你闯的祸。

薛金莲：妈！你老人家没有跌坏身体吧？

柳迎春：还好。

薛金莲：跟你们说：要不赶快放我们，官兵来了，要一个个砍你们的头。

采云：不要凶！见了姑娘再发落你们。（绕场）有请姑娘！

〔樊梨花上。〕

樊梨花：何事？

采云：擒来两个押粮女将，请姑娘发落。

樊梨花：奉了谁的将令？

女兵：是采云姐姐她。

采云：是那个丫头先动手，因打她不过，才用绊马索捉住她们的。

樊梨花：真乃大胆！想这朝廷押粮官员，岂是你们拿得的？快

与我松绑了，待我亲自前去赔罪。

〔采云替柳迎春、薛金莲松绑介。〕

樊梨花：适才女兵不知，误将二位差官擒上山来，多有得罪，

我这厢与二位赔礼，尚乞海涵！

薛金莲：你、你不是樊梨花？

樊梨花：（惊）你、你是金莲妹妹？

薛金莲：我道是谁，这样厉害，原来是你。为什么拿着一个元帅夫人不做，要做这山大王？

樊梨花：这个？

柳迎春：儿呀！她是何人？

薛金莲：你老人家去看啊！人家是山大王。

樊梨花：婆婆在上，小媳梨花与婆婆叩头。

柳迎春：怎么！你是我媳梨花？

樊梨花：正是不孝媳妇。

薛金莲：我家哪有这山大王的媳妇？

柳迎春：媳妇儿呀！你、你怎么又回到山里来了？

樊梨花：（哭）婆婆呀！（唱）

未开言止不住满眶悲泪，

提此事叫你儿万念俱灰。

非是儿留恋这山石花卉，

非是儿逞野性不守家规。

薛金莲：这样说，你没有不是，那么谁的不是呢？

柳迎春：丫头！不要打岔。让你的嫂嫂慢慢讲来。

樊梨花：（唱）

樊梨花自投唐问心无愧，

身许国御强暴誓保边陲。

敬婆婆睦小姑常挂五内，

与薛郎情缱绻形影相随。

那一日见薛郎与敌对垒，

战失利中贼枪命在垂危。

薛金莲：好嫂嫂！你一定把哥哥救出来了。

樊梨花：好哇！你说我该去救么？

薛金莲：慢说是夫妻，就是哪个部下，你也该去救他。

樊梨花：（唱）

因此上纵马出助他一臂，

贼段奇意骄横驱马直追。

贼虽猛怎知我胸中智慧，

乘虚一枪毙段奇贼死不亏。

薛金莲：嫂嫂！你的好枪法，我哥哥得救了。

柳迎春：好媳妇！要不是你上阵，丁山性命休矣。

薛金莲：后来我哥哥怎么样了？

樊梨花：婆婆、小姑呀！（唱）

救他回负重伤人事不省，

只见他躺在床睡梦沉沉。

樊梨花奉汤药百依百顺，

三昼夜未合眼不敢离身。

谢上苍多保佑赐他福命，

伤势好才甦醒死里逃生。

又谁知薛丁山心肠变硬，

反面来出恶言撵我出门。

他骂我樊梨花山野成性，

他骂我玷辱了薛氏家门。

他骂我无将令不该出阵，

他骂我轻元帅独自逞能。

樊梨花有何颜在唐营停顿，

无奈何回山寨自把泪吞！

薛金莲：哥哥！你太不是人了。

柳迎春：可恼！（唱）

丁山做事太任性，错把好人当恶人。

回头且把媳妇请，一同下山将理评。

梨花！且免悲泪。随为娘下山，娘替你作主，叫那奴才与你赔礼就是。

薛金莲：嫂嫂！我们一起下山去，我也要骂他几句。

樊梨花：这？我是不得去的。

薛金莲：么事呀！你不去？

樊梨花：嗯！

采云：姑娘！莫去。你去我是不去的。

薛金莲：我们讲话，哪有你插的嘴？

采云：我与我们姑娘讲话，哪个和你讲话！

薛金莲：你再罩，我就要——

采云：敢莫要打？刚才在山下领教过了。

薛金莲：暗施绊马索，算什么英雄！你与姑娘比试比试看。

采云：哪个怕你不成！

樊梨花：采云！大胆。

薛金莲：嫂嫂！你到底去不去？

樊梨花：我不配做你嫂嫂。

薛金莲：哟！现在又俏起来了。你当真不去？

樊梨花：不去。

薛金莲：那我就——

樊梨花：敢莫讲打？

薛金莲：（跪）我在这里跟你打灰来了。

樊梨花：妹妹请起！非是为嫂不去，我怕那负心人再翻脸，叫为嫂脸面何存？

薛金莲：他敢！

柳迎春：梨花！看在为娘份上，下山走得一趟，为娘替你出气也就是了。

樊梨花：孩儿遵命。天已不早，请母亲和小妹后寨歇息，明日一早下山便了。

柳迎春：媳妇！你身怀有孕，要多加保重。金莲！搀扶你嫂嫂，随为娘来。

〔齐下。〕

第 四 场

〔二卒引薛丁山上。〕

薛丁山：（念）

梨花音信杳，惆怅满怀抱。

三军盼粮草，令人好心焦！

〔薛东僚上。〕

薛东僚：（念）双喜临门，又添粮草又添人。

恭喜元帅，贺喜元帅！

薛丁山：喜从何来？

薛东僚：粮草到了。

薛丁山：哦！粮草到了。但不知何人押粮？

薛东僚：是母亲与小妹金莲亲自押粮。

薛丁山：怎么！是母亲亲自押粮前来？

薛东僚：正是。

薛丁山：哎呀！糟了。